

(美)苔丝·格里森 著
张旭光 陈杰 译

THE SURGEON 
外科医生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外科医生

The Surgeon

(美) 苔丝·格里森 著

张旭光 陈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科医生 / (美) 格里森著; 张旭光, 陈杰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225-656-9

I. 外… II. ①格…②张…③陈… III. 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数字 (2009) 第041424号

THE SURGEON

by TESS GERRITSEN

Copyright© 2001 by Tess Gerrits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5-5606

外科医生

(美) 苔丝·格里森 著; 张旭光 陈杰 译

责任编辑: 王欢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设计·邱特聪

yp2010@yahoo.c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65270477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刷: 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60×970 1/16

印张: 19.75

字数: 195千字

版次: 2009年4月第一版 2009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25-656-9

定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序幕

今天，将会有人发现她的尸体。

我知道事情将会如何发生，甚至能生动地描绘出尸体被发现的整个过程。九点钟前，“肯德尔和洛德”旅行代理处那帮傲慢的女人已经坐在了办公桌前，用修剪得非常精致的指甲在电脑键盘上敲打着，为史密斯夫人预定地中海豪华邮轮，为琼斯先生预定克洛斯特度假区的滑雪旅行。布朗夫妇的旅行计划与往年有所不同，今年他们希望能更多地领略一下异国风情，也许会去清迈或马达加斯加，这些地区的生活条件算不上特别艰苦，但游客却能从中享受到探险的乐趣。这正印证了肯德尔和洛德旅行代理处的信条：舒适的探险。代理处的生意非常繁忙，电话铃声不时响起。

用不了多久，姑娘们便会发现黛安娜没来上班。

一个女孩给黛安娜在后湾的公寓打了个电话，电话打通了，但一直没人接听。或许，黛安娜正在洗澡，听不见电话铃响；或许，她已经在上班的路上，过段时间才能到办公室。打电话的女孩脑子里闪过许多种好的可能性。但天色渐晚，反复打电话都没人接听，大家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我希望后湾公寓的管理员能允许黛安娜的同事进入她的房间。我仿佛能看见他一边紧张地转动着钥匙，一边说：“你是她的朋友对吧？你确信她不会介意吗？事后我必须告诉她一声，毕竟是我把你带进

来的。”

他们走进房间，她的同事喊：“黛安娜？你在家吗？”他们走过客厅，欣赏着墙壁上镶有边框的旅游海报，公寓管理员站在黛安娜同事的身后，像是怕她偷走什么东西似的。

管理员的视线穿过客厅与卧室之间的门廊，他看见了黛安娜·斯特林。这时，他不再担心有人会偷东西了。看到黛安娜的尸体，他差点吐了出来，只想赶紧逃出这套公寓。

真希望警察抵达现场的时候，我能在场看着他们，但我并不傻。我知道他们会观察每一辆路过的汽车，观察着周边街道上每一张围观者的脸。他们知道我渴望回到这个地方。现在，我坐在星巴克咖啡馆里，看着窗外碧蓝的天空，我感觉那间屋子一直在召唤我。但我喜欢“尤利西斯”号，喜欢懒洋洋地躺在船舱里，聆听汽笛的轰鸣。我绝不会把船撞到石壁上，我不会犯那样的错误。

波士顿渐渐从黎明中苏醒过来，我坐在咖啡馆里静静地享用咖啡。我喜欢喝甜咖啡，于是往杯子里放了三匙糖。我喜欢所有甜的东西，它们会让我觉得惬意。

不远处一阵汽笛的轰鸣声召唤着我。我喜欢尤利西斯被紧紧地绑在缆绳上，等待远航时刻的到来。

今天，他们会发现黛安娜的尸体。今天，他们将知道我们又回来了。

1

一年后

侦探托马斯·摩尔非常讨厌乳胶的味道，所以当他戴上手套，抹上滑石粉的时候，立刻像往常一样感到一阵反胃。这股难闻的气味令他联想起侦探这份职业的种种不快。就像巴甫洛夫教授^①驯养的实验狗会在特定的时刻分泌大量唾液一样，他能把凶案和这股伴有血液与体液的混合气味联系在一起。直觉告诉他：该做好准备了。

他站在验尸间门口，定了定神。从炎热的户外一走进警局，他皮肤上的汗液骤然冷却下来。今天是七月十二日，星期五。外面空气湿热，雾气蒙蒙。波士顿各处的空调都嘎嘎作响，水滴不断从空调外机上滴落下来。大楼外人声沸腾，每个人似乎都十分忙乱。托宾大桥上的绝大部分车辆都已经踏上了旅途，开往北面阴凉舒适的缅因森林。但摩尔偏偏不是其中的一员，他被警局从度假中招了回来，直面他不愿看到的恐怖场景。

他穿上一件从太平间储物推车里取出的白色外科医生外套，戴上

^① 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1849—1936），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

一顶手术纸帽，压住乱蓬蓬的头发，然后又在脚上套上了一双鞋套。他以前见过血液和人体组织碎片从验尸台泼洒到地面的场景，尽管他不是个爱整洁的人，但他还是不希望把在验尸房沾染上的东西带回家中。他在验尸房外停留了几十秒，深吸了一口气。接着，他仿佛下定了决心，推开门走了进去。

一具裹着布的尸体躺在验尸台上，从身形上看是一具女尸。摩尔没有注视尸体太久，就把目光转到了房间内其他人的身上——验尸官阿什福德·蒂尔尼医生和一个正往托盘里放医疗器具的太平间助手。摩尔的对面站着简·里佐利，里佐利和他一样来自波士顿警察局的重案组。她今年三十三岁，身材娇小，下巴宽大。一头狂野不驯的鬈发裹在手术室的蓝色纸帽里。失去了黑发的遮挡，她的面部线条显得更加刚硬，黑色的瞳孔也变得愈发深不可测。六个月前她刚刚从禁毒处调到重案组，现在她是组里唯一的女人，但却时常和其他同事有些摩擦，主要是因为她的行事作风极为泼辣，又十分反感性别歧视。摩尔也说不清自己究竟喜不喜欢里佐利，至于里佐利对他的感觉，他就更无从得知了。因此他们一直保持着单纯的工作关系，他觉得里佐利也乐于维持这种关系。

站在里佐利身边的是她的搭档巴里·弗罗斯特，他平时不苟言笑，脸总是剃得光光的，看上去比他三十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这两个月，弗罗斯特一直在和里佐利做搭档，他是组里唯一能容忍她的坏脾气的人，而且从来没有为此发过什么牢骚。

摩尔走近验尸台时，里佐利开口道：“我们刚才正在说不知你什么时候能到。”

“你呼我的时候，我还在缅因州的收费公路上呢。”

“我们从五点开始就在这儿等你了。”

“我刚开始做器官检查，”蒂尔尼医生说，“你来得可真及时。”他像是看到了救星，猛地关上橱柜门，回音不绝于耳。蒂尔尼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佐治亚人，很少像这样发泄自己的怒气。作为一个思想保守的绅士，他认为女子应该端庄贤淑，因此难以忍受和简·里佐利这样暴躁的女人一起共事。

太平间助手把一个装满器具的托盘放到验尸台上，与摩尔交换了一下眼神，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你相信这个凶婆娘吗？”

“不好意思，这次你又不能平心静气地钓鱼了，”蒂尔尼对摩尔说，“看来这次的度假不得不取消了。”

“这就是受害者吗？”

蒂尔尼走到台前，揭去遮尸布，对着暴露的尸体说：“她叫埃伦娜·奥尔蒂斯。”

尽管摩尔已经为这一幕做足了心理准备，但受害者的尸体还是给了他重重的一击。死者略带血迹的黑发僵硬脏臭，像豪猪的棘刺一样从青筋暴起的脸旁乍起。她嘴唇微张，似乎死的时候正在和谁说话。身上的血迹已经被冲掉了，裂开的伤口呈淡紫色。全身共有两处明显的伤口，一处是喉咙上的纵向砍痕，从左耳一直延伸到左侧颈动脉，这刀把喉软骨暴露出来，一刀致命；第二处位于下腹部，这个伤口虽然不是致命伤，但却代表了另一种特别的意义。

摩尔深深地吸了口气：“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紧急召我回来了。”

“这案子是我的！”里佐利说。

他从里佐利的话中听出了警告的意味，她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摩尔理解她，理解当女警面对无休止的嘲讽和置疑时，必须迅速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事实上，他并不想抢夺这个案子的主导权，他们本就应该和睦协作，为追逐名利而互相防范未免为时过早。

他换了一种尊重的口吻。“你能否给我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里佐利虽然颇不情愿，但还是勉强点了点头，说：“今天早晨九点，有人在南端区伍斯特大街的一间公寓里，发现了受害者的尸体。她每天早上六点钟到‘喜庆花店’上班，那里离她的住所仅隔几个街区。这是个家庭式的小花店，老板是死者的父母。那天，她一直都没露面，两位老人非常担心，便让她哥哥前往公寓查看，发现她已经死在卧室里了。蒂尔尼确定死亡时间应该在午夜到凌晨四点之间。据家人讲，她目前没有男友，公寓楼里也没人能想起她是否把一些男性朋友带回来过。在人们的印象中，她只是一个勤恳工作的天主教徒。”

摩尔看了看受害人的手腕，说道：“她似乎被绑起来过。”

“是的，她的手腕和脚踝上都有被强力胶布绑过的痕迹。她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身上仅戴着几件首饰。”

“哪些首饰？”

“一条项链，一枚戒指，一副耳钉。卧室里的首饰盒完好无损，作案动机应该不是入室抢劫。”

摩尔在她的臀部发现一条水平状的勒痕。“她的身体也被绑起来过。”

“嗯，从手腕绑到大腿，嘴也被堵住了。”

摩尔深吸了一口气，咕哝了一句：“上帝啊。”他端详着埃伦娜·奥尔蒂斯，脑海中模糊地闪过另一个女郎的形象，确切地说，是另一具死尸——那是一位金发女郎，她的喉咙和腹部有许多血肉模糊的刀伤。

“黛安娜·斯特林。”他喃喃地说。

“我已经把斯特林的验尸报告找出来了，以备你要查找使用。”蒂尔尼说。

事实上，摩尔根本无法忘记这个始终萦绕在他脑海深处的案子。也正是因为这桩案件，他才被提拔为探长。

一年前，肯德尔和洛德旅行代理处的一位年仅三十岁的职员黛安娜·斯特林被人刺死，她死时赤身裸体，被人用强力胶带绑在床上，喉咙和下腹部均有刀伤，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

蒂尔尼医生此时已经将手术台的聚光灯对准埃伦娜·奥尔蒂斯的腹部，血渍已被洗去，伤口的边缘部分呈现出粉红色。

“有什么线索了吗？”摩尔问。

“清洗尸体前，我们从她衣服上取下少许纤维，伤口边缘还附着一缕头发。”

摩尔抬起头来，好奇地问：“头发是受害者的吗？”

“比受害者的头发短，呈淡棕色。”

埃伦娜·奥尔蒂斯的头发是黑色的。

里佐利说：“我们已经向上级提出了申请，希望能采集到与尸体

有过接触的人的毛发样本。”

蒂尔尼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了尸体的伤口上：“这里有一个横向的切口，外科医生通常把这样的切口称为梅拉德切口。腹壁被一层一层地切开，先是表皮，再是浅筋膜，然后是肌肉层，最后到达盆骨。”

“和斯特林一样。”摩尔说。

“是啊，和斯特林的差不多，不过也有一些区别。”

“区别在什么地方？”

“黛安娜·斯特林的伤口处有一些褶皱，反映出凶手作案时犹豫不决的心态。但在这具尸体上我们却看不到这种情况。你们看这块皮肤，切得多么娴熟，看不到任何褶皱。显然他已经驾轻就熟了。”蒂尔尼与摩尔对视了一眼，“看来这个凶手也在不断学习，技术见长。”

“这两件案子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里佐利猜测道。

“这两个案子还有一些其他的相似点。看到平齐的伤口末端了吗？这说明刀锋是从右向左移动的，和斯特林的情况一样；造成这个伤口的是单刃刀片，这也和斯特林案中所用的凶器相同。”

“是同一把解剖刀吗？”

“应该是同一把。干净整齐的刀口表明刀锋根本没有走过曲线，受害者要么失去知觉，要么就是被捆得很紧，根本无法动弹。否则，受害人一动，刀的行进路线就会发生变化。”

巴里·弗罗斯特看上去好像马上就要吐出来了，“哦，天哪，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当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受害人已经死了。”

“很抱歉，这可不是验尸时划下的刀痕。”蒂尔尼的双眼在医用口罩上方喷射出愤怒的火焰。

“这些血都是死前流出来的吗？”摩尔问。

“都是从盆腔中涌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她当时仍有心跳。凶手切完这条口子之后，她应该还活着。”

摩尔看着那满是伤痕的手腕，而在两只脚踝处也有类似的痕迹。另外，她的臀部上还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出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埃伦娜·奥尔蒂斯也曾用力挣扎过。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她在切割时仍然活着。”蒂尔尼说，“托马

斯，把你的手放进伤口，我想你会发现其中的秘密。”

摩尔不情愿地把带着手套的手探入伤口。经过几个小时的冷藏，尸体已经冰冷，这令他想起把手塞入火鸡肚子，除去其中的内脏时产生的感觉。他扬起手腕，指尖触碰到伤口边缘。这是一条直通女子身体最私密部位的通道，绝对称得上是一次赤裸裸的性侵犯。他不敢正视埃伦娜·奥尔蒂斯的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安慰自己的道德良知，只有这样他才能全身心地感受那把肆虐于尸体上的冰冷刀片。

“子宫不见了。”摩尔惊愕地看着蒂尔尼。

蒂尔尼点点头：“是被摘除的。”

摩尔的手从尸体里缩回来，看着像血盆大口一样的伤口，心里一阵痛楚。接着，里佐利戴上手套，短小的指头迫不及待地向腹腔伸去。

“其他部位都没有被取走吗？”她问。

“只是拿走了子宫。”蒂尔尼回答，“肠子和膀胱都完好无损。”

“我现在碰到的是什么？左侧有一个很小的硬结。”她问。

“是伤口的缝合线，他用这根线绑住血管。”

里佐利惊讶地抬起了头。“这是外科手术中才会打的结吧？”

“这个结是不是用两根普通的肠线打的？”摩尔小心翼翼地看着蒂尔尼，希望得到他的确认。

蒂尔尼点点头。“黛安娜·斯特林体内也有同样的缝合线。”

“两根肠线？”弗罗斯特低声问。他从桌子边后退了几步，站在房间一角，像是随时准备逃走一样。“听起来倒像是个商标名称。”

“那可不是什么商标名，”蒂尔尼说，“肠线是指用从牛或羊的肠子里提取出来的物质制成的外科手术用线。”

“那为什么称它为肠线呢？”里佐利问。

“这要追溯到中世纪了，当时，人们把肠线用在乐器上，那时的音乐家把他们的乐器称作器物，器物上的弦自然也就称为器物线了。随着岁月的变迁，这个单词逐渐演变成‘肠线’^①。在外科学上，这

^① 肠线，英文为 catgut，为器物线 kitgut 的讹变。

种缝线用于缝合深层组织，身体最终能将其分解并逐渐吸收。”

“那么凶手是从哪里弄来这种肠线的？”里佐利看着摩尔，“你有没有根据斯特林尸体中的肠线寻找过它的源头？”

“确定确切的源头几乎是不可能的，”摩尔说，“许多公司都在生产肠线，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亚洲，一些国外医院还在使用这种肠线。”

“仅仅是国外的医院吗？”

“是的，在国内已经有了更好的替代品，肠线没有合成纤维那么坚韧。不过，据我估计，国内现在仍然有许多外科医生还在使用这种肠线。”蒂尔尼答道。

“那凶手为什么要用它呢？”

“为了显示他的专业水平，为了延长流血时间而享受整个过程。我们的对手是个头脑清晰、心思缜密的家伙。”

里佐利把手从伤口中抽了出来，掌中掬着一颗像珊瑚珠一样的小血块。“多么深厚的功夫啊，我们要对付的恐怕是一个医生或屠夫吧？”

“他显然精通解剖学。”蒂尔尼说，“我敢肯定，他以前绝对做过类似的手术。”

摩尔后退了一步，他不敢想象埃伦娜·奥尔蒂斯经受过怎样的折磨，更不敢想象当时的场景。然而，血淋淋的尸体就横陈在他面前，空洞的双眼死死地盯着他。

工具与金属托盘碰撞发出的叮当声惊醒了摩尔。太平间助手把托盘递给蒂尔尼，准备在尸体上切一个Y字口。助手俯身向前探去，凝视着腹部上的伤口。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解地问，“摘掉她的子宫，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无从得知，”蒂尔尼说，“摘掉的子宫下落不明。”

2

摩尔站在南端区的一条人行道上，这里离埃伦娜·奥尔蒂斯遇害的公寓并不远。此处曾充斥着令人生厌的公寓，一条铁路把这儿和波士顿繁华的北半部隔开，所以这里的街道显得十分破败，异常冷清。但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就像一头到处觅食的野兽，总是在寻找新的地盘，铁路对那些具有发展思维的开发者来说根本无法成为屏障。新一代的波士顿市民发现了南端区的特殊价值，旧的公寓楼逐渐被崭新的单元住宅所替代。

埃伦娜·奥尔蒂斯就住在这样一栋住宅楼里，虽然二楼房间的视野并不是很好——她的窗户正对着一家自助洗衣店，但住宅楼却提供了波士顿城区少有的附属设施：楼边的一条小巷正好可充当露天停车场。

摩尔一边沿着小巷步行，一边抬头细看楼上单元房的窗户，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正从窗户中俯视他。但没有任何东西在窗户玻璃的背后移动。他已经走访过所有面对这条小巷的住户了，没人提供有用的线索。

他在埃伦娜·奥尔蒂斯浴室窗户的正下方停住了脚步，抬头凝视着通往她浴室窗户的防火梯。现在梯子已经被拉了回去，收在住宅楼的顶层。在埃伦娜·奥尔蒂斯遇害的那个夜晚，一位租客的小车正好停在这个防火梯的正下方，后来警方在这辆车的顶部发现了一个四十

一码的鞋印，看来凶手把这辆小车当作垫脚石爬上了消防梯。

现在，浴室的窗户是关着的，据说发生凶案的那个夜晚这扇窗户并没有被关上。

他离开了小巷，绕到住宅楼的入口处，信步走了进去。

警方在埃伦娜·奥尔蒂斯的家门口围了一圈警用胶带。他打开门，在手掌上抹了一点防污染的指纹粉，然后走进公寓。

起居室的摆设跟前天他和里佐利来时见到的一样。那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平静的氛围中暗流涌动——里佐利处处与他针锋相对。奥尔蒂斯的案子是由里佐利负责的，但她觉得不安全，总觉得有人在挑战她的权威，眼前出现的这位年长的男警官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现在同属一个小组，组里一共有五位探员。摩尔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闯入里佐利私人空间的入侵者，因此他尽量谨慎地使用一些外交术语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不希望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可能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昨天他曾打算集中精神勘察犯罪现场，但里佐利却始终干扰着他的注意力。

现在，他终于可以对埃伦娜·奥尔蒂斯死去的房间进行一次细致的勘察了。他在客厅里看见柳条编制的咖啡桌旁摆放着一些并不配套的家具，角落里放着一部台式电脑，米黄色的地毯上绣着粉红色的花朵以及缠绕其间的藤蔓。凶案发生后，里佐利就要求探员不要移动屋里的东西，因此一切都维持着原样。天色已经全黑了，但摩尔没有开灯。他在门口站了很长时间，甚至连头都没动过一下，等待房间重归沉寂。这是他第一次单独勘察这个犯罪现场，也是第一次在没有声响、没有同事和围观者的干扰下站在死者的房间里。进入房间时，这里的空气分子因为他的闯入而四处飘散，现在又慢慢地停顿下来。他希望这间屋子能告诉他真相。

令人失望的是，他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既没有邪恶的气息，也没有令人恐惧的战栗感。

疑犯并不是从房门进来的，也没有在客厅里徜徉过。他把所有的时间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卧室里。

摩尔慢慢走过小厨房，进入走廊。他觉得自己后颈的头发突然都

竖了起来。他在第一扇门前停下脚步。这里是浴室。他随手打开了浴室的灯。

周四的夜晚十分炎热。城市里的每一扇窗户都开着，人们热得不愿错过每一缕飘荡的微风和每一丝清凉的空气。你身着一袭黑衣，大汗淋漓地蜷缩在消防梯上，向浴室里窥探。周围静得没有一点声响，女人正在卧室熟睡。她每天必须早起去花店上班，此时她已经进入了深度睡眠，最不容易被人吵醒。

当你撬开窗门的时候，她听不见油灰刀发出的刮擦声。

摩尔看着墙上饰有红色玫瑰花蕾的壁纸，男人通常是不会选择这种女性化的图案的。这里的主人分明是一位女性，浴室里弥漫着洗发液的草莓味，水槽下扔着丹碧斯月经棉条盒，橱柜里放满了化妆品。这是一个涂着水蓝色眼影的妙龄少女。

你爬进窗户，浅蓝色的衬衫被窗框勾掉了一些丝线，因此从窗框上验出了聚酯的成分。你那四十一码的运动鞋印留在了白色的亚麻地毯上，在你留下的鞋印上找到了一些沙粒和石膏晶体。波士顿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这种混合物。

也许你会停下脚步，在黑暗中凝神静听，呼吸着陌生女人散发出的芬芳气息。也许你不会浪费时间，径直走向目标。

你的猎物正在卧室里沉睡。

当摩尔随着入侵者的脚步走进卧室时，空气似乎比刚才更凝重、更令人作呕。这种气息远非邪恶二字所能形容。

摩尔走到卧室门口，脑后的头发已经全都竖了起来。即便他知道会在卧室里看到什么，即便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然而当他打开灯的时候，恐惧却再一次向他袭来，就像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房间时一样。

房间里的血迹已经留在这里两天了，清理房间的人还没有来过。但即使他们用上清洁剂、蒸汽清洁器和罐装白漆，也不能彻底抹去这里发生的一切，因为这里的空气已经永久地烙下了恐怖的痕迹。

你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窗帘很薄，只是单层的印花棉布。街灯散发的光芒透过窗帘落在床上，落在熟睡女人的身上。你必须逗留一

会儿，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女人，精神亢奋地考虑下一步的计划。这对你来说是一种享受，对吧？你越来越激动，血管像吸食了毒品一样悸动起来，它唤醒了你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最终每一根手指都充满期待地颤抖起来。

埃伦娜·奥尔蒂斯没有时间尖叫，抑或发出过叫声，但没人听见。隔壁的那户人家没有听见，楼下的那对夫妇也没有听见。

这个入侵者携带着一卷强力胶带、一块在氯仿里浸泡过的抹布以及一套标准的外科手术工具。他为此次行动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对埃伦娜·奥尔蒂斯的折磨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埃伦娜·奥尔蒂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有意识的，因为她的手腕和踝关节上的皮肤都被磨破了，这说明她曾经做过挣扎。在恐慌和痛苦中，她小便失禁了，尿液浸湿了床垫，与鲜血混在了一起。手术做得极为成功，他有足够的时间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只要一样东西。

他没有强奸她，也许他根本没有能力强奸女人。

当他完成这个可怕的切除手术以后，奥尔蒂斯仍然活着。盆骨的伤口一直在流血，心脏也还在跳动着。这能持续多久呢？蒂尔尼医生猜测至少还能活半个小时。对埃伦娜·奥尔蒂斯来说，这三十分钟的痛苦煎熬比身处地狱尤甚。

你在那段时间里又做了些什么呢？是不是在收拾你的工具？是不是把战利品放进罐中？抑或只是站在一旁，享受死亡过程带给你的快感？

最后的步骤简单迅速。埃伦娜·奥尔蒂斯的痛苦和他想象得差不多，但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他走到床头，伸出左手抓住死者的头发向后猛拉。他的力气很大，一下拔掉了埃伦娜·奥尔蒂斯的两大撮头发。这些头发散落在枕头和地板上，最后，血液喷射得到处都是。她的头被牢牢地固定住，脖子完全暴露在外，他用刀片从她的左颞下方开始向右猛力划过，穿过咽喉，割断了她的左侧颈动脉和气管，血液像压泵的水龙一样向外喷出。床左边的墙上布满了微小的血珠结成的血块，枕头和被单也被从埃伦娜·奥尔蒂斯身上流出的血浸湿了。窗台上也发现了几滴血，这应该是凶手作案之后越窗逃跑时，从身上滴

下的。

埃伦娜·奥尔蒂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从颈部向外喷射，把墙头染成血红一片，也能清楚地感觉到血液正在被吸入割断的气管，肺部发出的血流的汨汨声，并且不断咳出深红色的黏液。

这时她的头脑还十分清醒，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当痛苦地挣扎停止以后，你给我们留下了一张名片。你整齐地叠好了死者的睡衣，放在梳妆台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否是你给你杀戮的女子留下的一种特殊的印记？抑或是一种嘲笑我们的方式？又或者是在向我们表明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之中？

摩尔转身回到客厅，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公寓里很热，没有一丝风。但是摩尔却在不住地颤抖。他不知道这股凉意到底是来自身体还是发自内心。他的大腿和肩膀都隐隐作痛，也许这只是某种病毒在侵蚀着他的身体，顶多是夏季流感罢了。此时自己本该待在其他地方：也许他正在缅因湖中漂流，鱼线在半空中漂浮；也许他正站在海边，看着雾气渐渐席卷而来。他可能会在任何地方，唯独不该待在这间充斥着死亡气息的房间里。

身上的传呼机发出的嘟嘟声把他吓了一跳。他关上传呼机，心仍然怦怦地跳个不停。他让自己尽可能地平静下来，取出手机，按了个号码。

“我是里佐利。”里佐利在第一声铃响过后便接起了电话，声音像射出的子弹一样直接。

“你呼我？”

“你从没告诉我，你在暴力犯罪数据库中找到过线索。”里佐利说。

“什么线索？”

“有关黛安娜·斯特林的线索，我正在看那件案子的卷宗。”

暴力犯罪数据库是一个把全美各地所有的犯罪资料集合在一起组成的数据库。通常凶手会用相同的手法连续作案，因此只要能够找到一些相似的案件，调查人员就能前后联系、顺藤摸瓜地找出线索。此次案发后，摩尔和他的搭档拉斯蒂·斯蒂瓦克按照惯例，先到暴力犯